

張建勛來台後的戎馬生涯

● 王健

到台灣後，我第一位晉見的長官就是張建勛，四十多年後，因房舍改建，他獨自住在台北市吳興街的一個六樓上，我每隔一兩個月，就去探望他一次，送給他一些大鼓、相聲、國劇錄影卡和錄音帶，他最愛聽這些作為娛樂。他平時沉默寡言，要談天就是罵一位王姓長官，他才會有興趣，不然，相對無言。在生活上，本來有一位「老馬」在照料他，後來，「老馬」叫他給罵跑了。「老馬」是四一師的老兵，對張建勛忠心耿耿，那時老馬在大華中學工作，下班就來幫忙，我勸過老馬很多次，要他無論如何

都要留下來，後來老馬還是離開了。我最後一次看張時，他說：「每月十一日，我們在台北的軍校十一期的同學大家聚會，現在一個月聚會永遠會少一兩個人，實在受不了，不如去美國，眼不見為淨！」我想找人聚會給他送行，他說：「等定了行程，再通知你！」沒想到一個星期後他就去了美國，再沒法子見到「張建公」！

應邀赴宴暗諷軍長

民國卅八年十月十五日的凌晨三時我到達新竹機場，天亮就到台北，住到博愛路的一家旅館，當時台灣的

部隊很少，北部是第六軍，南部是八十軍，第六軍急需要排連級的下級幹部，我們軍校剛畢業，當紅炸子雞。那時國軍沒有制度，可以亂跑，第六軍有幾位同學在，同學周家驥就來遊說，他在第六軍軍部幹訓班當區隊長，我和他到了北投競馬場，見到當時的幹訓班班主任張建勛，他問我是那個中學畢業？我答是「北平育英中學」，他對我說：「我是匯文中學！我歡迎你到本班來！」我在離去後，忽然聽到他在責備一個人，他大罵：「你不要這樣不要臉！」我向介紹來的那位同學說，這樣的責備，我受不了

，我還是到陸軍訓練司令部罷，報到後受了四個月的的新軍訓練！

四個月後，我又回到第六軍，我們分發來的是四百零七人，因為第六軍的誘惑，自願到第六軍的有兩百四十多人，變成當時軍中的大笑話。我到軍部，人事處長張延年把我分發到軍部作戰處，擔任見習參謀，這時軍長是戴樸少將，第六軍在東北就是二

○七師擴編的部隊，在瀋陽撫順一帶戰果輝煌，最後戰局逆轉，第六軍的官兵在軍長戴樸率領下，突圍而出，到上海再整頓。卅八年四月，在台北又恢復了第六軍的番號，卅九年元月，張建勛調任三三九師一〇一六團團長，我們很多同學由軍幹訓班跟他到

一〇一六團當排長，卅九年五月，戴樸軍長調職，副軍長蘇時升任軍長，蘇軍長把家由新店搬到台北中山北路新居，邀請團長以上的幹部在家中餐敘，張建勛看不起蘇軍長的作為，酒闌後，蘇軍長介紹他的新居，張建勛

意有所指的說：「從前是毀家革命，現在是成家革命，這新房子很不錯！」蘇軍長趕快說：「張團長不要胡說

，我這房子是向朋友借的！」餐後一個月，張建勛被調為軍部上校附員。

解除被俘歸來魔咒

陸軍官校在鳳山復校，羅友倫任校長，張建勛回到陸軍官校任學生總隊副總隊長，這時他的人事資料載有

「被俘歸來」字樣，根據老蔣總統的當時訓示是「被俘歸來，永不錄用」

，但已任用也不能擔任主官，所以張建勛自卅九年一直到四十七年，在陸軍官校全是副職。我於民國四十六年

四月調回陸官，擔任學生營副營長，校長是徐汝誠將軍。後來我聽徐校長談及張建勛調佔少將缺，擔任軍事訓練部教務長的故事。

羅友倫是張建勛的老長官，張在東北作戰被俘，就是羅友倫師長麾下，張建勛當時是二〇七師第三團團長

，到台灣後，老蔣總統有「永不錄用」的指示，羅也無法破格保薦，等到

徐校長到職後，羅與徐的私交極好，當時張建勛任陸軍官校基本訓練中心補訓總隊副總隊長，羅友倫調任陸戰

隊司令，經常請徐保張建勛佔將級缺，擔任主官，徐最愛提拔部屬，他考慮的是保薦公文申報後，上級一定是格於規定斥回，最後是白忙一場。

四十七年夏天，老蔣總統到高雄西子灣駐節，習慣要召集南部各單位高級將領各別談話，有一天晚上，老總統找徐校長談話，問他有什麼困難？

徐校長向他報告：「官校的學生部隊尚懸缺軍事訓練部教務長一員！

「什麼人擔任好呢？」「本校有一位副總隊長張建勛很不錯！」，「有時間我見見！」，「報告總統，我已經帶他來了！」「好！請他進來！」

張建勛言語清朗，身材挺拔，接談之下，非常滿意，等到張退出後，老總統說：「很好！」徐校長由口袋中取

出公文，請他當面批示，奉准後，回來再向陸軍總部上公文，什麼「政戰考核」，「忠貞查核」，完全省略；多少年後徐校長和我閒談，笑著和我說：「張建勛是『御批』，這個被俘歸來的人，變成百毒不侵！」

外表嚴肅內心慈祥

從四十七年到四十九年底，張建勛是我的直屬長官，也許是個性使然，我有多次和張建勛在工作上發生不愉快。我的個性率直，自認對的地方，就要堅持，據理力爭，他有時會勃然大怒，現在想起來，當時我也許做得過分，但「箭在弦上，不容不發」！

當時學生部隊，新制官校是自廿七期開始，到卅二期入學前，僅有一個學生營，卅二期學生入學以後，擴充成兩個學生營，老總統非常重視陸軍官校，每年六月十六日校慶，九月下旬學生畢業典禮，一定親臨主持，指揮學生部隊就是教務長張建勛，他的口令好，動作標準，報告詞是字字清晰，但所有參謀作業，都由我負責，我的做法，一定要先行計劃，經教務長核准，然後才做幹部預習，部隊演練，現場場地用被黑色覆線釘好，在台上看不見，在台下看得清楚，鳳山軍校司令台的設計，有一個缺點，就是在主席位置上，遠視圖書館，是斜的，這是當年設計的缺失，校長和張建勛都指摘過，但我也沒辦法搬圖書館呀！我的辦法是在司令台用砲兵的經緯儀來測量標定，所以百分之百是正確的，並且在校慶準備會議中，一再說明，大家全無異議，四十七年校慶時，張建勛上台後，忽然發現有點不妥，要將部隊斜過，對準圖書館，我們營長金五鳳中校非常著急，因為如此就會全亂了，我更不以為然，唯有等時機，斷然處理，在老總統蒞臨前五分鐘，張建勛由司令台下來，到達指揮位置，我急著上台，用手勢叫學生部隊歸回原位，張建勛這時也

無可奈何，因為我們這個計劃，已訓練多次，我這一個動作，使學生部隊完全按原計劃行事，使這次校慶的閱兵，分列，聽訓，得以圓滿完成，事後，他責備我亂來，我說：「我是按著你批示的文件來實施的！」硬給他頂了回去，他非常生氣，但也無話可說！

當時陸官學生訓練，完全倣效美國西點軍校的學制與制度，管理強調榮譽制度，「不欺騙，不說謊，不偷竊」，違者，予以開除處分。有時犯了規的學生，我依規定報請核准後，交學生主持的「榮譽委員會」開會通過，再呈報軍事訓練部轉報校部開除，張建勛平時十分嚴肅，但對於考試舞弊的學生，有時向他申訴得聲淚俱下，他會找我去詢問，可否挽回，我向他報告，已交「學生榮譽委員會」開會議決的案，我實在無法變更，他就非常不高興，張建勛外表嚴肅，其實內心非常慈祥，這就是他真實的另一面。學生部隊可以有權申請一部車

，每週到高雄二總軍醫院去看病，那部老爺車經常出問題，學生有急病，他會叫他的吉普車送學生看病，他自己外出可以走路，或是坐公車，他真是視學生如子，是一位口惡心善的指揮官！

張建勛夫人嚴廷英女士，當時是陸官英文課的副教授，和楊安祥副教授都是我們非常尊敬的好老師，對學生要求嚴格，在夏天，我每次去巡堂，這兩位老師下課後揮汗如雨，那時的物質條件，還真是無可奈何，唯有內心敬佩而已。

陸官校慶出了紕漏

民國四十九年三月，我奉令到步校高級班受訓，那年六月校慶，我不再管事，校慶後，我回到學校，據說當閱兵分列後，學生聽訓，連本校籃球隊中鋒徐超全都中暑跌倒，大概倒了七個人，真沒面子。徐超是我營部實習營長，我找他來，問他：「怎麼回事？」他告訴我：「你在的時間，

九點五十分才集合，你不在，教務長八點多就把我們集合了，我們那件緊身呢外套，穿上已經流汗，八點多就預習，十點才正式閱兵分列，十點半由總統訓話，然後再由美國顧問團團長講話，這時已經快十一點，上身呢外套內的汗早就濕透了，這三個多小時下來，在南部，三十七度大太陽底下，頭發昏就向前倒了，一個倒了，又接著倒下五、六人！」徐超和我私

交很好，他不好意思說：「籃球隊中鋒都倒了，真沒面子，我實在對不起學校！」當天，蔣夫人也在場，冷冷的說：「官校學生身體太差了，沒有鍛鍊好！」徐校長奉調陸軍總部參謀長，離職時，他和我們講話：「這次校慶學生部隊表現不好，是我的責任，與任何人無關！」張建勛聽了淚灑當場。

過了一個多月，張建勛調國防大學受訓，我們歡送他離校，軍事訓練部和學生部隊隊職官全體參加歡送會

，他酒喝多了，當場大哭，他說：「有人說我被俘，我是被俘不屈，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來勸我，我把他罵出去，我在佳木斯關了一年多，我有兩次陪死，臨刑時，把別人槍斃了，又把我拖回來，我就是不降，寧死不屈，我還不夠忠貞嗎？」

因為醉酒，我送他回家，他又和我談了很多，他的夫人嚴老師勸他：「別說了，這話留給子孫聽，不要和王營長說好不好！」我笑著走了！

張建勛有兩位老部屬，一位是張之塾，一位是李樹藩，都是我在第六軍非直屬的長官，他們都是學德兼備的好長官，我們有時聊天，談到張建勛，他們說：「張建勛在東北作戰，因為那時擴大番號，團長對外稱師長，出關時，共軍俘虜師長級的軍官，太少了，張是第一人，所以特別重視，三十七年夏天，雙方換俘，就將張建勛給換回了，東北大局逆轉時，他正在河北豐潤省親，所以沒有參加突

圍行動！」以他剛烈的個性，大罵共軍幹部，絕對是可能的！

在第六軍軍部，我任第三處作戰參謀，張建勛的胞弟張幼文（建中）和我是籃球隊友，他是上尉軍法官，北平中國大學畢業，我們經常打完球後，說說中國大學的舊事，大家相處甚得。他後來在國防部，擔任部本部法規司司長，也晉任中將，前十年亡故了，張建勛的內兄嚴建英，在陸官擔任測量學教授，經常和我一起談話，為人溫文爾雅，學養均深，他的夫人嚴廷英，有時請我們到家中吃飯，可以減少我們和長官中間的若干誤會，對張建勛來說，是一位賢內助！

調任政戰學校校長

張建勛國防大學畢業，徐汝誠正擔任總部參謀長，主動幫忙。由總部報請上級，發表他為四一師師長，駐防小金門，師長任期滿了後，徐任台中預訓司令，張建勛調任三中心指揮

官，但後期和政戰人員相處不好。後任華司令建議將他調任第二士官學校校長，這個職務，大概就等著退伍了，到了民國五十六年夏，老總統到西子灣駐節，一大早，先到屏東大武營房。不預警的巡視傘兵部隊，沒想到，當日凌晨三時，傘兵才從野外回來，大家剛才睡覺，車輛全是污泥，老總統看了，非常不高興，發了脾氣，回頭轉到第二士校，看到張建勛校長在操場親自指揮操練，學生訓練良好，精神奮發，十分滿意；筆者這時在國防部給一位高級將領任「記室」，不久第三軍軍長郝柏村調職，繼任人選聯一呈報老總統三位候選人，請擇一繼任，老總統沒批，在旁上注明：

部長蔣經國非常不滿意，回來就和我「老板」商量，「陸軍辦教育那個人最嚴格？」我們「老板」回來把我的主任叫進去，問問我們意見，我們不約而同的說：「張建勛！」老板也笑了，我們報告他：「因為我們都是第六軍的幹部，所以認識相同，才會異口同聲！」他才釋然。

「張建勛如何？」聯一看看到自然再簽報張建勛，我打個電話給他，僅說：「報告教務長，您準備在士校辦交代吧！」他沒再問，我也沒說什麼，半個月後，他到樹林第三軍軍部報到。

調政戰學校時，他任軍長不滿兩年，這是個異數，政戰學校校長一職，當時的風向是爾後向高級將領發展的重要歷練，到職前，張建勛請我個人吃飯，我非常不量力的向他報告：「您這次的機會非常好，羅思公（羅友倫）任總政戰部主任，您大可一展抱負，但我請求您一件事，您到那裡，千萬不要再罵人？那裡是罵不得的！」他冷冷的給我一句：「找罵的能不罵嗎？」回來後，我對我們主任說：「我看這是張校長的最後一個主任職務！」果然，在他三年任期，以嚴格治軍來治理政戰學校，別人自然

民國五十七年九月，三軍官校及政戰學校畢業生在政戰學校接受「反抗俄鬥爭教育」，表現不如理想，

別人自然

不高興。一年後，我正好調任作戰次長室第五處副處長，主管學校教育，張校長向我吐苦水，他認為政戰學校大學部的設備太差，沒人管過，不能和陸官相比，我向他報告：「要增添的，請分批呈報，我來想辦法，可以為您一併解決！」結果政戰學校就派教材科科長到部裡來和我研究，我請他按月拿按年度分批呈請改善，以兩年為期，跨年度辦理完成，我將政戰學校申請的公文，親自到總政戰部去會稿，政三一位老朋友還臭我：「你也太熱心幫政戰學校了，這是一件奇聞！」我笑著說：「我在幫你們的政戰學校，並不是幫我們的陸官！」彼此大笑一番，他在政戰學校的措施，由這裡看出，別人並不同意！他的嚴厲作風，還受到某些人的暗算，張建勳果然在政戰學校後，軍人事業劃上了休止符！

教澤長留學生懷念

有十多年的時間，每年十月徐汝誠校長壽誕，我們餐敘，都會請張建勳來參加，他的夫人與子女都在美國，他獨自住在吳興街官舍中，我有時去看他，也沒有什麼話題，過年時我去拜年，他自己開門，晚年他的雙目患慢性瞳膜炎非常嚴重，他告訴我，這是在高中時就有的毛病，所以經常戴墨鏡，不然就會流淚，睜眼非常不舒適，他平時對人的情感是含蓄而真誠的，「好的就是好，壞的就是壞，」我在學校頂撞他多次，事後也就算了，後來我調到預訓部，別人給我看了「個人人事資料」，張建勳沒有寫過我一點缺點，可以看出他的「宅心仁厚」，把我當作他的子弟，並不是他的部屬，我的莽撞，他也不以為意，他是一個單純軍人性格，在台灣比較複雜的環境中，顯得格格不入，他晚年的好友夏亦穆、李定一等人，都是他十一期的同學，在七十三、四年，出國的出國，往生的往生，他在台灣

可就住不下去了，唯有到他最不喜歡去的地方——美國，去依親生活，最後死在美國。這也是現代人的悲哀，他是一位品德高潔的長官，可惜他未能在台灣建軍史中做出更大的貢獻，但他教導過的學生，自軍校廿四期到卅二期以及政戰學校大學部十一期到十五期，都會永遠懷念他。（為行文便利，直用名諱）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本期因稿擠，原預定在本期刊出的佳作多篇，不得已延至下期陸續刊出，事非得已，敬請作家及讀者鑒諒是幸。

△本刊四七五期第五十七頁照片說明②裡提到作者即萬法教授以公會「理事」身分參與，誤排為「理事長」，特此更正，並向作者即萬法教授致歉。

又第一四四頁上欄第七行應為「：領航官『楊』文正」誤為「揚」文正，特此更正，並謝謝熱心讀者史習儉先生來函指正。